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

歷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
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
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
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
之大理貶建寧園主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
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
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
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漕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父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玉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義歲曲承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玉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曰果字從冈不不不花蒂窓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

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謫言皆有理

禪學俗學

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蕪藻之繪明星之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下肖者企而及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姝中行周易替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

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審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審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氏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箏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一 燕五穀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歛之急也宋李諗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糶桑葉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峒詩云鳴鷄發晏峒別鴈驚崧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峒之峒亦水島之類也

大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

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
梁元帝詩即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為兩句云即今欲渡緣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
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
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當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
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
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
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
不悟倡園花遙同蕊嶺雪而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
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
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
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
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
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
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
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
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
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

也二詩之音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廣做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鑼三捧鼓接官三鼓兩聲鑼鑼鼓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響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曰打劫響中打劫尤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憇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予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

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後益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駢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是也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閔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于傳贗售偽也

鬻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
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
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為沈諸梁按汲冢
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
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
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
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阿濫堆耶此也番
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
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宋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
時宰相蓋嬾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
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
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

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邪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太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

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頽響赴角曲附音拊太白詩羗笛橫吹阿鞞廻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蘭西學為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吾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瓊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余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書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惜而知其善也

文人偽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敢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醯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誓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

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論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毋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吊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晉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已作也今錄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閔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雜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為臣者功成而身喪為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愚嗚乎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閭樂之戈已及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閭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劔之一決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穉米之於大塊實似之是雖

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駁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太史公平準書云今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駁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唯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擅釀

宋章衡得象之孫嘉祐大魁著編年運曆十五卷其序曰古今

運曆十餘家皆淺陋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擅釀目之擅釀不知為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鎮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于下文尤為貫穿

南憲記談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

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周司寇匱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匱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匱用造用

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
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
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轍于
夏桀之焚黃圖導宄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
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
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
為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
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楊子謂法始于伏羲而成乎
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瓛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
謂井衍沃牧臯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
而分八宅鑿井于井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
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
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
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
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四丘為甸旁一里為成則未知
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
既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
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
其制衍沃則井之臯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
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為第

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摠而論之
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于平地牧也貢也
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
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
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
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
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
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
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
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靈奇
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
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岬拱抱之梁
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

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言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壘壘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

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以進衆故
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
誓言周公所以有頌語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
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
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
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
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易曰
馬匹亡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
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費
收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
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
舊章不可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巢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捨榆數仞鷦鷯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時為僕日昃為臺禹中也日出也闕不在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鬪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皆執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鷦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

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龔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無為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繁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矣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雉噫

揚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

丹鉛錄
卷十一
十一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
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
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鳴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
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此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揚子所云雉噫
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哀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
揚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巘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
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
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
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
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
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
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
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
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
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
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
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
之影響皆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竝坐

鼓簧與三代廢歌喜起言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為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譁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揚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

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成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郊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城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襄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襄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

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為二遂以入成周為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為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日擡頭

左傳疏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

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亨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
 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騏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
 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
 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
 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洵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
 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
 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
 毋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竝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
 有此工緻矣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
 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
 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揚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易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

漢書引尚書放命圯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無也注無同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訂訛類

越絕越紐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素與是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素太伯素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錄疑越紐即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

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
鼎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
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
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
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
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
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
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
見女子有佩瑱而澆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
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禘諫草創之左
氏遂謂禘諫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
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
以徃則國語謂驪姬蝎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撥蜂禮所云諸侯
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猗旒

楚辭紛猗旒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猗旒其華今詩作猗儺司馬
相如賦又猗旒以招搖楊雄賦旗旒郅偁之猗旒王褒洞簫賦形
猗旒以順吹其用字皆自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
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爲平音猗旒作仄誤矣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臺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尋蠶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相潭雲盡暮烟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相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爲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殆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吹其聲矣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
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凡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
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
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
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
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
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
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爲正色相克爲間色正色
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
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
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
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克土
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
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爲流黃則
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
駟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

優孟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効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儀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嫦娥即拾遺之爲十姨也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籠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惟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蝦寒鱉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包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麇劉熙釋名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

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適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

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
因秦也不然則一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爲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
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
卽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卽乘青駘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者矣韓非
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
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
又曰羣臣爲學由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
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備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
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
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
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
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恠文士循
名而騁奇異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子之精鑒亦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辭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廄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脣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

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疏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
錄三孝傳替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
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
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
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克論衡桃李梅
杏菴立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
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
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
止借莽者石鼓文作窳其字從宀宀亦人居也近見温陵古寺
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盪詳玉篇皿部有盪爲舍切覆
蓋也考古圖有伯戈饋盪盪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
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
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
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
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
書得其直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
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密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即沉西施

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
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
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
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
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
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葛葛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
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
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
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
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
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瓊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
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
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
不類戰國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爲

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感爾策部舞旋色
叅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為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
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
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氏灌園古杭夢遊錄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
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子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
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
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義益明矣潘
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韻字鵠冠子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

伍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櫺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
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
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
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願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
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為長齒之狀但垂饑涎耳真味何由嗜哉

罨畫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罨罨乃
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

字最得字義

左思蜀都賦罨
翡翠釣鯉鮒

辨妾字从辛非古篆

邵文莊云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湏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候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為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為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為良朱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从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𦍋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𦍋𦍋布寫醯醢馥司馬彪曰𦍋過也芬芳之過若𦍋之布寫也說文𦍋知聲蟲也爾雅圓貉蟲𦍋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毛晃曰古𦍋字作向晉大夫羊舌𦍋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切取𦍋向布寫之義又楊雄羽獵賦𦍋習如神李善曰𦍋習疾也𦍋與𦍋同習與忽同又其泉賦薌咲𦍋以棍批則𦍋𦍋蓋古語也○𦍋之一字古只作鄉漢書天文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嚮易繫其受命也如嚮荀子應之如影嚮莊子若然嚮然是也左傳作向楊雄賦作薌漢隸作

響又作響又作諒凡此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也

廡字音義

廡許金切與歆同音爾雅廡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廡其樂器鄭注興也又司服大喪供其廡衣服司裘大喪廡裘司干大喪廡舞器司樂大喪廡樂器鄭注皆解爲興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聖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按此廡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崔祐甫獨孤及墓銘廡衣楚挽徘徊墓田李華權文公墓銘廡遂納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輓歌云廡娶浮晨旭邊簫咽冥霞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曜椒掖廡儀皆得其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滂之鄭氏注讀滂作廡謂水淤泥土而留着之則助之爲厚也唐書滄州無埭渠久廡塞薛大昂浚之此廡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於此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剗也揚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

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序曰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其義乃以為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塵錄所云郡府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為刻訛矣刻鏤木也從晉書虞溥傳當作契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契從丁度集韻又作鏤皆鏤木印板之義刊為俗字不可從也

九宮七色

與九卷九宮同

九宮七色之說出于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駝使

木蘭辭預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鍾葵鍾植終葵

俗傳鍾植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植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慈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植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植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槌曰終葵圭首六寸為槌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

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天子搢珽挺然無所屈也頰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抒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恧笑

篋筭即澁勒

韻書四豪筭字下注云篋筭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這種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濕復初字又作澁勒東坡詩倦看澁勒暗蠻村

麥舍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舍舍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舍金爲是金與舍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蠡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曼注曰蠡瓠瓢也然蠡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又按揚子方言云蠡瓠瓢也字從瓜从蠡劉向九歎云咆蠨蠹於篋籠今閩廣之地以蟹魚殼爲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爲瓢是以蠡殼代瓜匏用也故蠡字之取義兼之暇日與簡西密談及此漫筆之

蕭暉與脩暉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脩暉無形注脩暉與蕭暉通飛騰迅速

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姤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木匠搯卯字

近峯聞略說木工搯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杓鑿者搯卯也搯卯圓則圓搯卯方則方又引文龔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龔也又引金史張中字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鈎帶謂之鼓子卯余按搯卯字當作龔牡龔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杓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竅以受杓有牝之象龔牡二字蓋亦古矣搯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杓鑿

杓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杓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杓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今舉子程文龔用杓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杓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杓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杓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其者寫杓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趨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溼有泊王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獲中薦也又布交切

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沮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日獵場又似嗟切苴呼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赤今作渣非又都買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不切糞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藹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

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是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王勃詩遊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鱸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鱸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逐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為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
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
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如此

山音訖

文選吐燄生風欽野歎日月為之搖震震音真山所臻切字一
作山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譚趙談為趙同
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葉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
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

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與方今失其行今文作厥
道按古文術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術即平五
子歌以術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馬
行足行當作術見龜筮傳

頤音陽

釋名東北偶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
也頤亦音陽

捷打同字

書曰捷以記之捷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為捷非打字从

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
為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為莫迥切蓋打字從丁為聲與鼎同音
又轉為入聲與鐫同其義皆訓繫也義與捷同故俗借用之是
知虞書捷字轉為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鐫俗打語打坐打乖作
捷上聲於音和同為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 敲穀

孟子吾不忍其敲穀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敲本古文解
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聲角字聲
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穀鼎食也俗作鍊牛之恐懼字
當作穀棘棘從豕尾懼之貌棘從角角懼之貌漢隸人作棘凍
瘕寒戰病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文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缺斧注引
張揖纂文音華其字从金从吳也若詩不吳不敖吳音娛張子
厚理窟云云當音吳今多音華非吳自吳自吳何得混邪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著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
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
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南
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

青雲親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兎豈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字从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慰散沉屯褚伯秀云慰借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奚稍門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颭颭兮木搜搜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成玄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適

丹鉛總錄 卷之十三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
物而通也 與托焉而逃同旨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